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九

宋 王益之 撰

景帝

孝景皇帝諱啓孝文中子也母竇皇后孝文在代時前王后有三男及竇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帝得立考異曰此史記本紀所載也漢書作文帝太子史記以為中子史記作三男漢書外戚傳云竇姬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以漢書之辭較之史記所載則史遷之用意深矣今從史記後七年六月乙

已立太子妃薄氏為皇后外戚傳　乙卯恩澤侯表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外戚傳考異曰荀紀載章武事於後七年文帝未崩之前非也竇太后欲侯王信景帝曰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始侯之是廣國之封非文帝時明矣文帝以六月己亥崩廣國以六月乙卯封時文帝崩已十六日矣荀悅徒以漢表載文帝後七年封故附於文帝未崩之前是蓋失於不考耳　帝既立廷尉張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處士王生計卒見謝帝不過也釋之傳　九月有星孛於西方本紀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五行志

元年夏四月初文帝尊寵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帝即位以親封元王寵子四人表以四月乙巳封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音審猶侯埶古藝字爲宛朐侯楚元王傅至是以平陸侯禮爲宗正百官表杜氏通典曰宗正而漢皆以皇族爲之不以他姓至晉始兼以庶姓

匈奴入代史記紀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約和親漢書本紀考異曰按史記本紀云匈奴入代與約和親漢書本紀止書遣御史大夫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匈奴入代使匈奴不入代青當至單于庭約可也何由至於代乎今從史記又漢書本紀作御史大夫青

翟說者遂指為莊青翟殊不知莊青翟乃武帝時人未嘗及事景帝也按百官表是時陶青為御史大夫翟字為衍當是流俗妄加小顏之說為是今從之刊去翟字五月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食貨志考異曰食貨志以為二年今從史記漢書本紀截於元年廷尉張釋之以前過出為淮南相釋之傳帝歲餘為淮南相考異曰按釋之傳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帝以去年六月即位至元年七月謂之歲餘可也本紀元年秋七月詔議有廷尉信名今書釋之去於其前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本紀又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

百刑法志 律之後 考異曰刑法志以為元年今載於定臧吏 按原本無吏受所監臨以飲食至吏議著令一段以考異觀之當是脫落今補入

分置左右內史百官表 考異曰漢書百官表以為二年按錯為左內史在元年 以中大夫鼂錯為左內史 宜得二年方分置耶今移於此

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以是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毁如此帝再自幸其家周仁傳 以太子太傅石奮為九卿帝以其廹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

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石奮傳初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山角反吮自兗反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仕客反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讀與由同是心恨通及文帝崩太子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

（之義徵音工鈞反）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傳）

二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梁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都樂城）閼為臨江王（都江陵）餘為淮陽王（都陳）非為汝南王（都平輿）彭祖為廣川王（都信都）發為長沙王（都臨湘漢書本紀）德閼榮姬子餘非程姬子彭祖賈夫人子發唐姬子也唐姬故程姬侍者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

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五宗世家以中郎將衛綰為河間王太傅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弋豉反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音成未嘗服

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綰傅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金帛賜以招之繇由與同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河間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間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

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間王傳趙人貫公嘗從賈誼受所為左氏傳訓故以貫公為博士儒林傳河間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河間王傳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漢書紀天子朝臣並居重服通典葬南陵用吕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外戚傳六月先是鄼侯蕭則有罪免至是帝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嗣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則弟嘉為列侯漢書本紀蕭何傳功臣表考異曰

漢書本紀作蕭係而蕭何傳及功臣表皆作嘉當是紀誤今從傳表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荀紀考異曰百官表作丁未荀紀作丁巳按長歷是年八月丙辰朔則丁巳乃八月初二日而丁未先於丙辰九日則是八月無丁未明矣荀紀之書如此蓋是時本猶未誤鼂錯拜御史大夫亦以丁巳是與陶青之相蓋同一日也今從荀紀

太史公曰自申屠嘉死之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謂武帝也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七角反娖廉謹為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

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以鼂錯為御史大夫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

大吳王濞傳因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傳

嬰竇太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孝文時嘗為吳相嬰傳時

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吳王濞傳

三年冬十月楚王戊據吳王濞傳梁王武河間王德廣川王彭祖來朝史記年表御史大夫鼂錯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吳王濞傳戊乃與吳

通謀鄒陽奏書諫吳王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陽傳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荀氏漢紀十一月白頸烏與黑頸烏共鬬楚國呂縣白頸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荀氏漢紀十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荀氏漢紀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錯傳　考異曰錯傳謂後十餘日七國反按七國以正月反錯父之死當在前今附於十二月末

春正月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考異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羲叟長歷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以丙午為是今從之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楚事據楚元王

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亦皆反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不聽遂燒殺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趙事據趙王傳齊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吳王傳吳使使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欲反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賜不應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淮南王傳膠西王卬為渠率與膠東菑

川濟南共攻圍臨菑吳王濞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西渉淮因併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絶

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
逆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
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
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
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音值長沙者因王
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
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内或入臨晉關或與
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

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音奏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

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戸如得大將人戸五千如得列將人戸三千如得裨將人戸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上大赦天下吳王傳本紀與鼂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不用乃拜條侯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

往擊吴楚考異曰灌夫傳云吴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其子夫以千人與父俱韓王信傳云吴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直不疑傳云吴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李廣傳云吴楚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又按表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將軍擊吴楚所謂三十六將軍其可見者纔如此餘皆無考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曲城侯蟲捷將兵救淮南王見淮南王傳拜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嬰字寧可以讓邪乃賜金十斤竇嬰吴王

濞傳時汝南王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此事據江都王傳詔河間王太傅衛綰將河間兵擊吳楚衛綰傳鼂錯素與袁盎有郤錯以盎前為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治盎荀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考異曰吳王傳云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蓋是時嬰雖為大將軍猶未行也盎入見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

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者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壬子（兩字見百官表）迺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傳）

太史公曰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上曰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帝用其計而七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禮書）

周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且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孟事見游俠傳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亞夫問故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考異曰此見吳王濞傳亞夫傳謂亞夫未發長安時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吳絕其食道即鄧都尉之策也亞夫因鄧都尉之言而從其計豈得先

為上言之本傳之誤可見荀紀載亞夫所請事得之矣今從之不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絶吳楚兵後食道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時丁寬亦為梁將軍號丁將軍寬傳云寬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亞夫吳王韓安國傳通鑑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枚乘本仕吳去之梁今吳

兵圍梁故以書諫也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才各反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併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是何也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此其地與秦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齧利劍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

遺約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絶吳餉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

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聽枚乘傳荀紀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恩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

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廹刼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邱壠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吳王傳壬午晦日有食之五行志考異曰五行志作壬午漢書紀作壬子按長歷壬子乃正月晦日非二月也百官表鼂錯以正月壬子要斬而二月癸丑朔則晦日為壬午無疑今從五行志三月吳王走保東

越東越殺吴王吴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吴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吴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吴王梁孝王傳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争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為吴邪毋為

權首反受其咎豈㐲錯邪

夏六月條侯周亞夫平吳楚歸置太尉官以處之本傳已封竇嬰爲魏其侯考異曰史記表作乙巳漢書外戚表作己巳按長歷是年六月辛亥朔無乙巳有己巳當是史記表誤今從漢書外戚表川本漢書亦有作乙巳者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竇嬰傳騎郎將李廣以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李廣傳時頗陰侯灌何灌夫傳弓高侯韓頹當韓王信傳平陽侯曹奇直不疑

程嘉蘇息公孫昆邪功臣表皆從軍唯弓高侯功冠諸將韓王信傳以袁盎為楚相盎嘗上書不用病免盎傳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亂古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漢書本紀按原本無立皇太

子事與下文考異不合蓋傳寫脫落今補入使魏其侯竇嬰為太子太傅竇嬰傳時梁王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多大縣梁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考異曰通鑑此段載於景帝二年按梁王本傳云吳楚破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云云立太子既在四年此事在四年無疑今附於立太子之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

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莫不至詭多奇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梁孝王傳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世家秋七月臨江哀王閼薨無後國除本紀年表考異曰自七國反年表後諸侯有名無實其始終不書有故則書是歲南皮侯竇彭祖為奉常百官表

五年冬十月戊戌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四年之末又有晦字非也蓋自未更太初歷以前不應冬十月在歲終故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首按長歷是年十月癸酉朔而戊戌乃

二十六日書晦字亦非今刊去之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膚亦以豪聞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游俠傳　考異曰此事見游俠傳不知其時以濟南瞯氏事觀之乃在郅都為濟南守之前帝聞瞯氏豪猾以都為濟南守至則誅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至七年則都已自濟南守為中尉以勢推之當是五年今附於年末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本紀先是欒布衛綰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擊吳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俞侯綰建陵侯嘉建平侯巳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江陽侯侯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初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娶以為妃及立為皇后毋寵毋子太后崩故廢史記外戚世家

七年冬十月梁王武入朝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竹器反引籍出入天

子廏門與漢宦官無異傳梁王十一月乙丑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史記大事記冬按史記年表作十一月乙丑太子廢又漢書梁王傳云十一月上廢栗太子按諸書當是漢書本紀誤又通鑑作十一月乙酉按長歷十一月辛酉朔無乙酉而乙丑乃十一月初五日當是通鑑爲誤今從史記年表考異曰漢紀作正月史記紀作榮母栗姬齊人也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槐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氏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愛

之方在身時夢日入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徹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況羽反）兒姁生四男栗姬男最長立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帝以故望之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

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外戚世家通鑑太尉條侯周亞夫太子太傅魏其侯竇嬰固爭不得周亞夫竇嬰傳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外戚世家竇嬰謝

病屏居藍田南山下諸竇賓客辯士説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説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秪音支加懟直類反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奭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竇嬰傳

栗太子既廢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梁王與帝俱侍坐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

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

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凡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史記褚先生補中尉衛綰賜告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帝拜郅都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

餘郡守畏都如大府至是帝既廢栗太子誅栗卿之屬以衛綰為長者不忍乃賜告歸而以郅都為中尉捕治栗氏酷吏傳衛綰傳

太史公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之言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

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子之言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老子之言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

有郅都甯成之屬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本紀）名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綰傳）（按原本作夏四月乙巳名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以史考之綰之為太傅並無月日當是脫落今從本紀補入立皇后以下十六字）蘭陵王臧為少傅（申公傳）陳人鄭當時北地公孫賀為舍人（當時賀傳）濮陽汲黯司馬安為洗馬黯以嚴見憚（汲黯傳）賀昆邪孫也（賀傳）六月乙巳丞相青免以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時條

音台人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百官表趙禹傳按原本無六月乙巳亞夫為丞相事趙禹為史句殊無緣起又誤屬夏四月之前今為補入並移於此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除禁錮史記本紀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典客奏諡誄策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大鴻臚按百官表景帝中六年更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在景帝中二年未得以大鴻臚為稱也當是武帝世記事者之辭孟堅失於更革耳今改作典客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王薨遣

中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光祿大夫按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景帝世未有所謂光祿大夫此亦追叙者之辭今改作中大夫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漢書本紀

臨江王榮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三月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簿戶反責訊王王恐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

閼子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帝乃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顏曰不令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竹仲反）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考異曰漢書酷吏傳無竇太后三字以為匈奴中都以漢法以上下文勢考之中都者必出於竇太后蓋是時帝方眷都使匈奴間之何必白之太后惟太后

中都以漢法故帝不能救耳史記存此三字為是今從史記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臨江王傳酷吏傳夏四月乙巳侯表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為列侯荀紀建德子横遽侯王悍子棄之新市侯趙良吾子周商陵侯張尚子當居山陽侯侯表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九月按漢書功臣表建德子横為遽侯王悍子棄之為新市侯趙良吾子周為商陵侯張尚子當居為山陽侯並以四月乙巳封而史記侯者表亦同當是漢書本紀誤今從表九月始梁王與勝詭有謀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枚乘嚴夫子嚴忌皆不敢諫及事敗勝詭

死梁王恐誅乃思鄒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

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長君

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讀與班同）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帝怒稍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至霸昌廐田叔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田叔對

曰死罪有之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
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於
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與帝大喜相與
泣復如故於是上賢田叔以為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
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
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
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
也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輙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

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梁王世家鄒陽傳田叔傳

三年匈奴王七人來降孝景曰周亞夫傳作五人功臣表作七人今從表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十一月庚子先封于軍為安陵侯十二月丁丑悉傳封徐盧等六人為列侯侯表

班固曰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潞

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孝文時乃有弓高

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孝景欲侯降者丞

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侯表序

春三月丁巳立子乘為清河王乘王夫人子本紀外戚世家以

轅固為清河王太傅初固以治詩為博士竇太后召固

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

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乃

假固利兵下圈刺彘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

後上以固廉直拜為王傅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子也

本傳齊人胡毋生以治春秋為博士與廣川董仲舒同業

考異曰胡毋生及仲舒在帝時為博士不得其歳今載於轅固為清河王傅之後

仲舒亦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士皆師尊之胡毋生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胡毋生菑川人公孫宏亦頗受焉

儒林傳董仲舒傳

夏四月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

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平準書 考異曰此事見史記平準書不知其時按帝時書旱者再中三年書旱後二年書大旱然中六年匈奴已入上郡取苑馬則知非後二年明矣今載於中三年夏旱之後

太子太傅衛綰為御史大夫荀紀百官表

是歲廷尉上囚防年繼母殺年父年因殺繼母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太子時年十歲上益奇之漢武故事通典

太子長

而好書學善史録竇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王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子獨能解其意每在太后前議論太后大悅每歎服以爲勝帝而太子心弗好也每還太子宮常取儒書讀之又好名法之術畏太后不敢言也武帝故事

四年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漢書紀

考異曰鍾繇言於魏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事見三國志而班馬皆不載今當附見於死罪欲腐刑者許之之下

是歲壯武侯宋昌有罪奪爵一級爲

關內侯侯表

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中四年之末荀紀亦然然十月豈應在歲終其誤明矣吕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初按長歷是年十月癸巳朔而戊午乃二十六日也今從之春三月立子舜為常山王漢書本紀史記年表舜王夫人子帝子凡十三人為王五宗世家博士韓嬰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嬰傳匈奴東胡王盧它之降夏四月丁巳封為亞谷侯它之故燕王綰子也侯表五

月甲戌封皇后兄王信為蓋侯侯表秋八月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銀印省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百官表

六年三月雨雪漢書本紀　考異曰漢書作雨雪史記作雨雹考五行志及荀紀亦作雨雪當是史記紀誤一字今從漢書紀志及荀紀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邑入上郡考異曰漢書作六月史記作八月考荀紀亦作六月當是史記紀誤一字今從漢書荀紀取苑馬漢書本紀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

時李廣為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兩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廣傳秋七月辛亥日有食之本紀是歲以濟南都尉甯成為中尉是時周陽由亦為郡守甯成陽由皆以嚴酷為治荀氏漢紀　按原本不書甯成為中尉事上下文意不相屬今從百官表補入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史記紀荀紀考異曰漢

書本紀作乙巳晦史記無晦字按長歷乙巳蓋七月二十九日也顓頊歷以丙午為八月朔則漢紀乙巳晦未為非是及考百官表載七月丙午丞相舍免是月既有丙午不應以乙巳為晦又五行志及荀悅漢紀云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則丙午為晦日明矣今從荀紀史記丙午晦丞相桃侯劉舍免百官表竇太后數言魏其侯竇嬰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弋豉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竇嬰傳八月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為丞相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荀氏漢紀並作八月壬辰按長歷是月有丙辰戊辰無壬辰不敢意改今除去之綰為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

可言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衛綰傳以衛尉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不疑傳

二年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免年表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考異曰傳以為孝景季年今載於後二年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

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字古欣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傳田蚡蓋胥為中大夫考異曰傳云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中大夫今附於後二年田蚡貧巧於文辭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皇后賢之田蚡傳及外戚傳求天下禮書考異曰家語序以為景帝季年今附於後二年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家語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廬江舒人文翁為

蜀郡太守考異曰循吏傳云景帝末年為蜀郡守今附於後二年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讀音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與敕同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顏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城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讀曰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

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讀曰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循吏傳

三年春正月詔曰高年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之欲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讀曰容繫之刑法志甲子帝

崩於未央宫二月癸酉葬陽陵上謚曰孝景皇帝本紀

班固賛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西漢年紀卷十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為皇太子後三年正月甲子景帝崩即日兩字據史記田蚡傳太子即皇帝位本紀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書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漢書景紀書甲子帝崩於武紀又書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史記漢書所載同異如此按史記田蚡傳云孝景崩即日太子立是景帝之崩武帝之立蓋同日也當是史記大事記誤今從漢書本紀立太子妃陳氏為皇后外戚傳尊太后母臧兒

為平原君追尊王仲為共侯讀曰恭槐里起圉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帝初稱制所鎮撫多蚡賓客計策蚡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史記蚡傳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清河太傅轅固楚相馮唐故城陽中尉鄧先公孫宏吳人嚴助嚴忌子皆以賢良徵宏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時年六十以賢良徵仄目事轅固固曰公孫子務正

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考異曰此公孫宏初應賢良事也通鑑載於宏再應賢良時誤矣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對策者百餘人帝擢嚴助為中大夫公孫宏為博士鄧先起家至九卿馮唐亦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見賴固馮唐鼂錯公孫宏嚴助傳六月丞相衛綰御史大夫直不疑不疑事據本傳增入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不任職免之綰傳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

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復置太尉官（五字據史記大事記）以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傳）秋七月故太子少傅王臧上書得宿衛（申公傳）丞相嬰太尉蚡俱好儒術推轂臧為郎中令代人趙綰為御史大夫（嬰蚡傳）綰亦嘗受詩

申公綰臧請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申公傳　按魯申公本傳稱武帝初王臧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無上書及遷除月日惟本紀有秋七月徵魯申公之文此本書王臧事當是因徵申公事附見然竟冠秋七月於王臧上書之上殊誤嬰蚡又欲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太皇竇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綰臧等務隆推儒

術貶道家言是以太皇竇太后滋不說嬰蚡傳　枚乘善辭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孼子皐枚乘傳　是歲徙中尉甯成為內史百官表　時茂陵張湯給事內史為掾成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張湯傳　外戚多毀成之短下獄兩字據表增入　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酷吏傳　考異曰賈誼傳云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

復入獄自甯成始以吏效之正自不爾景帝時晁錯以御史大夫要斬東市大臣受刑葢自錯始周亞夫以列侯下廷尉大臣入獄葢自亞夫始孟堅謂始於甯成其誤甚矣今刪去不取時吏治尚循謹然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酷吏傳初帝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徙代相灌夫為淮陽太守是歲入為太僕本傳百官表先是梁內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至是太尉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韓安國傳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獻所作内書二十一篇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時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漢書安本傳

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

因也安素善田蚡至是入朝蚡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尚誰立者考異曰史記淮南王傳載於建元二年漢書五行志云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劉向以為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如向所云則是元光元年事也按史記曰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而五行志亦曰太尉武安侯田蚡按百官表蚡以建元元年為太尉二年免至建元六年則蚡為丞相矣不應尚稱太尉當是五行志誤今從史記淮南王大喜厚遺田蚡金錢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史記淮南王安傳石慶嘗為太僕御出考異曰司

馬公以為百官表不載慶為太僕恐是攝職按百官表當時除拜脫落不書者極多不獨慶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對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萬石君傳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百官表考異曰百官表許昌書於二年莊青翟書於四年而御史大夫虛位二歲及攷田蚡傳云二年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強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以此觀之趙綰之逐青翟之拜同在二年今從列傳　案紀傳丞相竇嬰御史大夫趙綰皆以忤太皇太后下獄免以許昌莊青翟代之此本書昌青翟之拜而此上不書嬰綰之罷疑有脫文夏四月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荀紀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時大臣懲吴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㤗强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及朝天子置酒中山王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

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音烏）邑（一合反）令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呴（許句反又許于反）漂（匹逸反）山聚蟁（古蚊字）成靁（古雷字）朋黨執虎十夫橈（女教反）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蒸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熊出涕臣聞白日曬（山豉反又力支反）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

蝱蝱^音肓^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音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讀曰壅^閼^烏曷反^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音奚^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卭畧反^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

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加親親之恩焉中山王傳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夏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天文志上徵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嚴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邱壽王蜀人司馬相如主父偃嚴安徐樂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考異曰通鑑載於嚴助救東甌之後今從助傳序於其前並在左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東方朔嚴助傳闕

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時天子年未二十以問田蚡考異曰史記東越傳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耳蚡對曰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嚴助曰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上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東甌王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封為廣武侯嚴助閩粤傳史記大事記是歲以北地都尉韓安國為大農令百官表太僕灌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

誅夫從夫爲燕相夫傳北平侯張類坐臨諸侯喪後至國除侯表上始爲微行考異曰東方朔傳以爲建元三年今附年末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

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顏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長信太后宮也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工釣反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讀曰供待會所時常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口角反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為大也冀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東方朔傳

四年冬十月地動天文志　江都王非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先使韓嫣乗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

嫣太后以此銜嫣始帝為膠東王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臥起後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得嫣遂死佞幸傳是歲南粵王趙佗死南粵傳注佗以建元四年卒皇甫謐曰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以江都相鄭當時為右內史百官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荀紀罷傳記博士趙岐孟子序

夏四月平原君薨本紀從田氏葬長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

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食貨志　考異曰此段見平準書而通鑑載於景帝後三年按平準書云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正謂武帝初年非景帝也自漢興之初至後七年才六十六年謂之七十餘年於義未安蓋武帝承文景涵養之餘又竇太后在上帝猶知有所畏未敢肆行民享安靜之福故當時富盛如此至建元四年漢興已七十載又二年而竇太后崩是後紛紛多事漢家至此遂一變矣太史公謂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葢深有感焉今附於竇太后未崩之前一年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本紀　考異曰五行志作建元六年六月丁酉

按志既言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下又云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同是一歲不應六月在四月之先志之誤必矣漢書本紀作二月乙未荀紀作三月乙未以長歷考之三月壬戌朔無乙未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本紀考異曰此語見漢書本紀而外戚傳乃云竇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與紀不同以史考之竇太后之立才四十五年今云五十一年固誤又曰後景帝六歲則為建元六年無疑若至元光六年則後景帝十有二年矣不應云六歲也按史記外戚世家作建元六年而班氏改為元光誤矣今從漢書本紀史記外戚世家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外戚傳六月癸巳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竇太后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田蚡

為丞相百官表蚡既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林田蚡傳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蚡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田蚡傳蚡徵茂陵尉張湯為丞相史薦補侍御史湯傳有星孛于

北方五行志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本紀三十日去五行志是謂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天文志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之多予金錢為中詗丑政反長安約結上左右淮南王傳閩粤王郢興兵擊南粤邊邑本紀南粤傳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閩越反

於正月今按漢書本紀通鑑載於秋八月後疑大事記誤今從本紀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嚴助傳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南粵傳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

地剃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案原本脫今闕有司以下至此文意不屬今節錄本傳增入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案原本脫越人名為藩臣以下至此文勢不足今節錄本傳增入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今以兵入其地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

紡績織紝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亦饟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民不聊生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

子以感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讀曰扆馮讀曰凭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讀曰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粤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粤王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

讀曰諷指於南越嚴助傳南粤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南粤傳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直用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古災字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武卓反然甚懟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

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讀曰仰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功侯反

邊又言閩王郢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讀曰響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入侍病有瘳

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讀曰疲）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主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

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説（嚴助傳）

是歲大農令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考異曰田蚡傳云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田蚡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觀此則安國之拜蓋與田蚡同時也及考漢書本紀閩越之反安國以大農令將兵往擊不應已拜御史大夫尚以大農稱也荀紀通鑑皆載於擊閩越事後今從之）安國為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讀曰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韓安國傳）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引大體

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居庶反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為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甞拜揖之汲黯傳　太史令司馬談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按司馬遷傳談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談之仕始於建元而終於元封此論

必作於建元蓋是時竇太后已崩武帝相田蚡隆儒術而貶道家故其言如此今附於建元六年竇太后已崩之後

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

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
别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
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斵飯土簋歠土刑糲

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

意剸决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廼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廼

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獘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談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司馬遷傳）初王恢擊東粤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讀曰諷）曉南粤南粤食（讀曰飤）蒙蜀枸（音矩）醬蒙問所從来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

里出番(普安反)禺(音隅)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廼上書說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

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徳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廼聽蒙約還報廼以為犍為郡地理志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西南夷傳

西漢年紀卷十一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長樂衛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中尉程不識按百官表張歐自建元元年為中尉凡九年至元光四年始遷御史大夫中間安得有不識為中尉事當是紀誤考李廣傳程不識為長樂衛尉非中尉也又灌夫傳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亦可見也今從二傳 六月罷本紀先是廣為隴西太守左右言其名將也由是入為

未央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所領反)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步戸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讀曰猝)犯之無以禁而其士卒亦佚(與逸同)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

李廣傳

五月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令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

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董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

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

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敎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敎化於民敎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按仲舒本傳此下尚有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删去文義未足臣

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

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

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一段凡二百餘字此本删去文義未足

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

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禄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廼復册之曰按原本作册董仲舒据制辭稱百餘人則非獨册仲舒也今依本傳作册之曰而删去董仲舒三字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

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
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
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
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
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
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
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敎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

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

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

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敎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

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今陛下幷有天下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一段凡四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

未足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

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

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
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
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
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
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
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
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
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

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

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

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

名顯德彰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夫善惡之相
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
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
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
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
之敎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
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
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

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

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

按原本無先王之道以下至此當是脫落今補入

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倘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復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委積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朘月削寖以大窮（按原本無安所繆盭以下至此當是脫落今補入）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髙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

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

考異曰仲舒對策傳不著年唯本紀載於元光元年下又云公孫宏出馬按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元狩二年宏年八十終丞相位自元狩逆數至武帝即位之初蓋二十年則宏之初舉賢良其在建元元年明矣至於復徵又元光五年也本紀云公孫宏出馬殊誤今不取司馬公通鑑併董仲舒疑以為不當列於此年謂舉孝廉在十一月對策在五月如此豈得謂自

仲舒發之遂移於建元元年今以仲舒策考之移於元年與當時事勢殊不合仲舒曰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漢興至建元之元方六十七年不應以為七十餘歲也至元光之元乃七十三年故可云爾又曰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武帝建元之初亦無通夜郎之事考地理志建元六年開犍為郡即夜郎地夜郎以建元六年通故次年對策及此也然則漢書紀載於元光元年得之矣故荀紀從焉或曰審如此舉孝廉何為在十一月對策何為在五月以愚度之或史氏誤載固未可知或傳流之遠顛倒失次亦未可知或未變太初歷前之月日史氏偶失未改遂用已改之例倒之亦未可知蓋漢初以夏十月為正月十一月為二月終於九月為十二月及武帝改太初歷用夏正史氏紀蓋恐其與改月日溷併追改以前月耳舉孝廉之十一月意者當時之八月也對策之五月意者當時之二月也史氏既失於追改遂用前例以十一

月列於前耳不然武帝故事何以先載仲舒對策而始以舉孝廉繼之耶或又曰仲舒傳載對策畢為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又云遼東高廟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奏之仲舒由是得罪二災在建元六年使對策在元光元年不應先於建元六年以論災異抵罪也以史考之仲舒所論非當年事也蓋追記耳故仲舒傳云先是遼東高廟災而荀紀亦載遼東高廟災其後董仲舒云云觀此二言則知非建元六年致論明矣史記儒林傳云仲舒自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然則仲舒私家著記因追述二災未可知也今仲舒對策從漢書本紀荀氏漢紀載於此年又依武帝故事以舉孝廉事附焉至於相江都論三仁著災異記以次列焉

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通鑑以仲舒為江都相仲舒相易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

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粤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

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仲舒傳居舍著災異之記先是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仲舒推說其意以為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

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上召視諸生示其書有譏刺漢書五行志史記儒林傳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傳六月客星見于房天文志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荀紀是歲天

星盡揺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揺者民勞也荀紀漢書天文志

二年冬十月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上厚禮置祠之内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封禪書郊祀志春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

上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音晚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後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

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扶目反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音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讀曰豫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

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居力反之兵也至如猋必遥反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䠶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讀與穆同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讀曰闢地千里幷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

燧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

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之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韓安國傳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 考異曰蓋元年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

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本紀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直用反陰使聶壹為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得尉史知漢謀去漢兵追至塞度徒各反弗及王恢等皆罷兵匈奴

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韓安國匈奴傳

太史公曰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

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平準書

上嘗輦至郎署一老郎鬢眉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顔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為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上感其言將擢用之韓安國諫曰無才能者託於

不遇陛下如擢用之臣恐名實亂也上弗聽乃用為會稽都尉武帝故事 考異曰此事見武帝故事不知其時元書於馬邑事後今附是歲之末

三年祁侯繒宅坐大射擅罷去免功臣表 案祁侯繒宅免史記漢書功臣表皆作二年此作三年未知何據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九

宋　王益之　撰

景帝

孝景皇帝諱啓孝文中子也母竇皇后孝文在代時前王后有三男及竇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帝得立考異曰此史記本紀所載也漢書作文帝太子史記以為中子史記作三男漢書外戚傳云竇姬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以漢書之辭較之史記所載則史遷之用意深矣今從史記後七年六月乙

已立太子妃薄氏為皇后外戚傳　乙卯恩澤侯表封皇太后弟竇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外戚傳　考異曰荀紀載章武事於後七年文帝未崩之前非也竇太后欲侯王信景帝曰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始侯之是廣國之封非文帝時明矣文帝以六月己亥崩廣國以六月乙卯封時文帝崩已十六日矣荀悅徒以漢表載文帝後七年封故附於文帝未崩之前是蓋失於不考耳　帝既立廷尉張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處士王生計卒見謝帝不過也釋之傳　九月有星孛於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本紀

五行志

元年夏四月初文帝尊寵楚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帝即位以親封元王寵子四人表以四月乙巳封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音審猶侯埶古藝字為宛朐侯楚元王傅至是以平陸侯禮為宗正百官表杜氏通典曰宗正而漢皆以皇族為之不以他姓至晉始兼以庶姓

匈奴入代史記紀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約和親漢書本紀考異曰按史記本紀云匈奴入代與約和親漢書本紀止書遣御史大夫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而不書匈奴入代使匈奴不入代青當至單于庭約可也何由至於代乎今從史記又漢書本紀作御史大夫青

翟說者遂指為莊青翟殊不知莊青翟乃武帝時人未嘗及事景帝也按百官表是時陶青為御史大夫翟字為衍當是流俗妄加小顔之說為是今從之刋去翟字 五月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食貨志 考異曰食貨志以為二年今從史記漢書本紀截於元年 廷尉張釋之以前過出為淮南相釋之傳 考異曰按釋之傳事景帝即位至元年七月謂之歲餘可也本紀元年秋七月詔議有廷尉信名今書釋之之去於其前 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本紀 又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

百_{刑法志}律之後 考異曰刑法志以為元年令載於定臧吏按原本無吏受所監臨以飲食至吏議著令一段以考異觀之當是脫落今補入

分置左右內史_{百官表} 考異曰漢書百官表以為二年按晁錯為左內史在元年豈得二年方分置耶今移於此

以中大夫晁錯為左內史_{百官表}

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以是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帝再自幸其家_{周仁傳}

以太子太傅石奮為九卿帝以其廹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

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石奮傳）初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山角反）吮（自兗反）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仕客反）癰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讀與由同）是心恨通及文帝崩太子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顏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為名徼者取徼遮

之義徵音工釣反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傳

二年冬十月楚王戊趙王遂梁王武來朝史記年表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都樂城閼為臨江王都江陵餘為淮陽王都陳非為汝南王都平輿彭祖為廣川王都信都發為長沙王都臨湘漢書本紀德閼栗姬子餘非程姬子彭祖賈夫人子發唐姬子也唐姬故程姬侍者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

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五宗世家以中郎將衛綰為河間王太傅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曰以謹力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弋豉反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音成未嘗服

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綰傳河間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金帛賜以招之繇與由同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河間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河間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

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間王傳趙人貫公嘗從賈誼受所為左氏傳訓故以貫公為博士儒林傳河間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河間王傳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漢書紀天子朝臣並居重服通典葬南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外戚傳六月先是鄼侯蕭則有罪免至是帝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嗣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則弟嘉為列侯漢書本紀蕭何傳功臣表考異曰

漢書本紀作蕭係而蕭何傳及功臣表皆作嘉當是紀誤今從傳表八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荀紀考異曰百官表作丁未荀紀作丁巳按長歴是年八月丙辰朔則丁巳乃八月初二日而丁未先於丙辰九日則是八月無丁未明矣荀紀之書如此蓋是時本猶未誤蠹錯拜御史大夫亦以丁巳是與陶青之相蓋同一日也今從荀紀

太史公曰自申屠嘉死之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謂武帝也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七角反娖廉謹為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

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以鼂錯為御史大夫錯説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

大（吳王濞傳）因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傳）嬰竇太后從兄子也喜賓客孝文時嘗為吳相（嬰傳）時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吳王濞傳）

三年冬十月楚王戊（據吳王濞傳）梁王武河間王德廣川王彭祖來朝（史記年表）御史大夫鼂錯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吳王濞傳）戊乃與吳

通謀鄒陽奏書諫吳王吳王不納其言是時帝少弟梁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鄒陽傳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荀氏漢紀十一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鬬楚國菑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荀氏漢紀十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荀氏漢紀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錯傳　考異曰錯傳謂後十餘日七國反按七國以正月反錯父之死當在前今附於十二月末春正月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考異曰史記吳王濞傳載云吳王遂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後又云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起兵於廣陵所載不同如此按劉羲叟長歷是年正月癸未朔而丙午乃二十四日也此月無甲子當以丙午為是今從之楚削書至王戊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楚事據楚元王

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亦皆反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不聽遂燒殺建德悍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趙事據趙王傳齊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志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吳王傳吳使使至淮南淮南王安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欲反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賜不應至衡山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淮南王傳膠西王卬為渠率與膠東菑

川濟南共攻圍臨菑吳王濞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西涉淮因併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

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
逆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
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
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
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音值長沙者因王
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
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内或入臨晋關或與
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

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音奏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

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吴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上大赦天下吴王傳本紀與鼂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将而身居守不用乃拜條侯周亞夫為太尉将三十六将軍

往擊吳楚考異曰灌夫傳云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其子夫以千人與父俱韓王信傳云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直不疑傳云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李廣傳云吳楚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又按表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將軍擊吳楚所謂三十六將軍其可見者纔如此餘皆無考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曲城侯蟲捷將兵救淮南王見淮南王傳拜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嬰字寧可以讓邪乃賜金十斤竇嬰吳王

濞傳時汝南王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帝賜非將軍印此事據江都王傳詔河間王太傅衛綰將河間兵擊吳楚衛綰傳鼂錯素與袁盎有郄錯以盎前為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治盎荀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考異曰吳王傳云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袁盎蓋是時嬰雖為大將軍猶未行也盎入見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

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者今計獨有斬錯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曰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壬子兩字見百官表廼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傳

太史公曰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上曰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帝用其計而七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禮書

周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且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孟事見游俠傳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亞夫問故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考異曰此見吳王濞傳亞夫傳謂亞夫未發長安時自請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吳絕其食道即鄧都尉之策也亞夫因鄧都尉之言而從其計豈得先

為上言之本傳之誤可見荀紀不載亞夫所請事得之矣今從之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食道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時丁寬亦為梁將軍號丁將軍寬傳云寬嘗從田何受易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亞夫吳王韓安國傳通鑑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枚乘本仕吳去之梁今吳

兵閩粱故以書諫也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才各反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併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是何也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此其地與秦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責先帝之

遺約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絶吳餉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

壁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聽枚乘傳荀紀　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恩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寛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

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刼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壠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吳王傳壬午晦日有食之五行志　考異曰五行志作壬午漢書紀作壬子按長歷壬子乃正月晦日非二月也百官表鼂錯以正月壬子要斬而二月癸丑朔則晦日為壬午無疑今從五行志三月吳王走保東

越東越殺吳王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吳王梁孝王傳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為吳邪毋為

稽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

夏六月條侯周亞夫平吳楚歸置太尉官以處之本傳已

巳封竇嬰爲魏其侯考異曰史記表作乙巳漢書外戚表作巳巳按長歷是年六月辛亥朔無乙巳有巳巳當是史記表誤今從漢書外戚表川本漢書亦有作乙巳者諸游士賓客爭

歸魏其侯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

禮竇嬰傳騎郎將李廣以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

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李廣傳時潁陰

侯灌何灌夫傳弓高侯韓頽當韓王信傳平陽侯曹奇直不疑

程嘉蘇息公孫昆邪功臣表皆從軍唯弓高侯功冠諸將

韓王信傳

以袁盎為楚相盎嘗上書不用病免盎傳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

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

及吴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鼂錯為家令時

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欲報私讎反以亡

軀語曰變亂古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四年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漢書本紀按原本無立皇太

子事與下文考異不合蓋傳寫脫落今補入使魏其侯竇嬰爲太子太傅竇嬰傳時梁王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多大縣梁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梁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考異曰通鑑此段載於景帝二年按梁王本傳云吳楚破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云云立太子在四年此事在四年無疑今附於立太子之後大治宫室爲復道自宫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儗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羊

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莫不至詭多奇計初見曰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梁孝王傳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世家秋七月臨江哀王閼無後國除本紀年表考異曰自七國反年表

後諸侯有名無實其始終不書有故則書是嵗南皮侯竇彭祖為奉常百官表

五年冬十月戊戌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四年之末又有晦字非也蓋自未更太初歷以前不應冬十月在嵗終故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首按長歷是年十月癸酉朔而戊戌乃

二十六日書晦字亦非今刊去之

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膚亦以豪聞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陜寒孺紛紛復出焉游俠傳

考異曰此事見游俠傳不知其時以濟南瞯氏事觀之乃在郅都為濟南守之前帝聞瞯氏豪猾以郅都為濟南守至則誅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至七年則都已自濟南守為中尉以勢推之當是五年今附於年末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本紀先是欒布衛綰程嘉公孫昆邪蘇息皆以擊吳楚有功夏四月丁卯封布俞侯綰建陵侯嘉建平侯己巳封昆邪平曲侯壬申封息江陽侯侯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初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娶以為妃及立為皇后毋寵毋子太后崩故廢史記外戚世家

七年冬十月梁王武入朝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竹畧反引籍出入天

子啟門與漢宦官無異傳梁王十一月乙丑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史記大事記冬按史記年表作十一月乙丑太子廢又漢書梁王傳云十一月上廢栗太子按諸書當是漢書本紀誤又通鑑作十一月乙酉按長歷十一月辛酉朔無乙酉而乙丑乃十一月初五日當是通鑑為誤今從史記年表考異曰漢紀作正月史記紀作

榮母栗姬齊人也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槐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氏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愛

之方在身時夢日入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徴也未生而文帝崩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徹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況羽反兒姁生四男栗姬男最長立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帝以故望之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

為王者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嗛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外戚世家通鑑太尉條侯周亞夫太子太傅魏其侯竇嬰固爭不得周亞夫竇嬰傳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外戚世家竇嬰謝

病屏居藍田南山下諸賔賓客辨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秪音支加懟直類反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竇嬰傳

栗太子既廢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梁王與帝俱侍坐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

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

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凡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史記褚先生補中尉衛綰賜告歸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帝拜郅都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

餘郡守畏都如大府至是帝既廢栗太子誅栗卿之屬以衛綰爲長者不忍乃賜告歸而以郅都爲中尉捕治栗氏酷吏傳衛綰傳

太史公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之言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

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子之言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老子之言也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

有郅都甯成之屬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本紀名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綰傳按原本作夏四月乙巳名故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以史考之綰之為太傅並無月日當是脱落今從本紀補入立皇后以下十六字蘭陵王

臧為少傅中公傳陳人鄭當時北地公孫賀為舍人當時賀傳

濮陽汲黯司馬安為洗馬黯以嚴見憚汲黯傳賀昆邪孫

也賀傳六月乙巳丞相青免以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時藩

音台人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百官表趙禹傳按原本無六月乙巳亞夫為丞相事趙禹為史句殊無緣起又誤屬夏四月之前今為補入並移於此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除禁錮史記本紀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典客奏謚誄策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大鴻臚按百官表景帝中六年更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在景帝中二年未得以大鴻臚為稱也當是武帝世記事者之辭孟堅失於更革耳今改作典客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王薨遣

中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甍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考異曰漢書本紀作光祿大夫按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則景帝世未有所謂光祿大夫此亦追叙者之辭今改作中大夫因立嗣其甍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漢書本紀

臨江王榮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三月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簿戶反責訊王王恐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

閼子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帝乃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大守便道之官顔曰不令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敢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竹仲反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考異曰漢書酷吏傳無竇太后三字以為匈奴中都以漢法以上下文勢考之中都者必出於竇太后蓋是時帝方眷都使匈奴聞之何必白之太后惟太后

中都以漢法故帝不能救耳史記作此三字為是今從史記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臨江王傳酷吏傳夏四月乙巳侯表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為列侯荀紀建德子横為遽侯王悍子棄之為新市侯趙夷吾子周為商陵侯張尚子當居山陽侯侯表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九月按漢書功臣表建德子横為遽侯王悍子棄之為新市侯趙夷吾子周為商陵侯張尚子當居為山陽侯並以四月乙巳封而史記侯者表亦同當是漢書本紀誤今從表九月始梁王與勝詭有謀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枚乘嚴夫子嚴忌皆不敢諫及事敗勝詭

死梁王恐誅乃思鄒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

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
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
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盖竊自薄陋不
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
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
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為
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也
長君跪曰幸甚陽曰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長君

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讀與班同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帝怒稍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至霸昌廐田叔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田叔對

曰死罪有之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誅
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於
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與帝大喜相與
泣復如故於是上賢田叔以為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
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
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
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
也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輙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

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梁王世家鄒陽傳田叔傳

三年匈奴王七人來降孝異曰周亞夫傳作五人功臣表作七人今從表上欲侯之以勸後丞相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傳十一月庚子先封于軍為安陵侯十二月丁丑悉封徐盧等六人為列侯侯表

班固曰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徠春秋列潞

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孝文時乃有弓高
襄城之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孝景欲侯降者丞
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侯表序）

春三月丁巳立子乘為清河王乘王夫人子（本紀外戚世家）以
轅固為清河王太傅初固以治詩為博士竇太后召固
問老子書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
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乃
假固利兵下圈刺彘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

後上以固廉直拜為王傅諸齊以詩顯皆固之弟子也本傳齊人胡母生以治春秋為博士與廣川董仲舒同業考異曰胡母生及仲舒在帝時為博士不得其歲今載於轅固為清河王傅之後仲舒亦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士皆師尊之胡母生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胡母生菑川人公孫宏亦頗受焉儒林傳仲舒傳董夏四月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

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平準書　考異曰此事見史記平準書不知其時按帝時書旱者再中三年書旱後二年書大旱然中六年匈奴已入上郡取苑馬則知非後二年明矣今載於中三年夏旱之後太子太傅衛綰為御史大夫荀紀百官表是歲廷尉上因防年繼母殺年父年因殺繼母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太子時年十歲上益奇之漢武故事通典太子長

而好書學善史錄竇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王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子獨能解其意每在太后前議論太后大悦每歎服以為勝帝而太子心弗好也每還太子宫常取儒書讀之又好名法之術畏太后不敢言也武帝故事

四年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漢書紀

考異曰鍾繇言於魏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事見三國志而班馬皆不載今當附見於死罪欲腐刑者許之之下

是歲壯武侯宋昌有罪奪爵一級為

關內侯（侯表）

五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考異曰漢書本紀書於中四年之末荀紀亦然然十月豈應在歲終其誤明矣呂氏大事記移於五年之初按長歷是年十月癸巳朔而戊午乃二十六日也今從之）春三月立子舜為常山王（漢書本紀 史記年表）舜王夫人子帝子凡十三人為王（五宗世家）博士韓嬰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嬰傳）匈奴東胡王盧它之降夏四月丁巳封為亞谷侯它之故燕王綰子也（侯表）五

月甲戌封皇后兄王信為蓋侯侯表秋八月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銀印省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百官表

六年三月雨雪漢書本紀作雨雹考五行志及荀紀亦作雨雪當是史記紀誤一字今從漢書紀志及荀紀　考異曰漢書作雨雪史記作雨雪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邑入上郡考異曰漢書作六月史記作八月考荀紀亦作六月當是史記紀誤一字今從漢書荀紀取苑馬漢書本紀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

時李廣為上郡太守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兩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廣傳）秋七月辛亥日有食之（本紀）是歲以濟南都尉甯成為中尉是時周陽由亦為郡守甯成陽由皆以嚴酷為治（荀氏漢紀　按原本不書甯成為中尉事上下文意不相屬今從百官表補入）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史記紀荀紀考異曰漢

書本紀作乙巳晦史記無晦字按長歷乙巳蓋七月二十九日也顓頊歷以丙午為八月朔則漢紀乙巳晦未為非是及考百官表載七月丙午丞相舍免是月既有丙午不應以乙巳為晦又五行志及荀悅漢紀云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則丙午為晦日明矣今從荀紀史記丙午晦丞相桃侯劉舍免百官表竇太后數言魏其侯竇嬰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弋豉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竇嬰傳八月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為丞相百官表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漢書百官表荀氏漢紀並作八月壬辰按長歷是月有丙辰戊辰無壬辰不敢意改今除去之綰為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

可言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衛綰傳以

衛尉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

塞侯傳不疑

二年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免表年石奮以上大夫祿

歸老于家考異曰傳以為孝景季年今載於後二年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

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奮必

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

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

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古欣字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奮傳田蚡蓋貴幸為中大夫考異曰傳云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中大夫今附於後二年田蚡貪巧於文辭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王皇后賢之田蚡傳外戚傳及求天下禮書考異曰家語序以為景帝季年今附於後二年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所傳家語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廬江舒人文翁為

蜀郡太守〔考異曰循吏傳云景帝末年為蜀郡守今附於後二年〕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讀音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與敕同〕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顏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城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讀曰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

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讀曰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循史傳

三年春正月詔曰高年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之欲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讀曰容繫之刑法志甲子帝

崩於未央宫二月癸酉葬陽陵上謚曰孝景皇帝本紀

班固賛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十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也立為皇太子後三年正月甲子景帝崩即日（兩字據史記田蚡傳）太子即皇帝位（本紀考異曰史記大事記書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漢書景紀書甲子帝崩於武紀又書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史記漢書所載同異如此按史記田蚡傳云孝景崩即日太子立是景帝之崩武帝之立蓋同日也當是史記大事記誤今從漢書本紀）立太子妃陳氏為皇后（外戚傳）尊太后母臧兒

為平原君追尊王仲為共讀曰恭侯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帝初稱制所鎮撫多蚡賓客計策蚡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史記蚡傳

建元元年冬十月前清河太傅轅固楚相馮唐故城陽中尉鄧先公孫宏吳人嚴助嚴忌子皆以賢良徵宏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時年六十以賢良徵仄目事轅固固曰公孫子務正

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考異曰此公孫宏初應賢良事也通鑑載於宏再應賢良時誤矣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對策者百餘人帝擢嚴助為中大夫公孫宏為博士鄧先起家至九卿馮唐亦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廼以子遂為郎見賴固馮唐鼂錯公孫宏嚴助傳六月丞相衛綰御史大夫直不疑不疑事據本傳增入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不任職免之綰傳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田蚡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

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復置太尉官五字據史記大事記以武安侯田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嬰不聽嬰蚡傳秋七月故太子少傅王臧上書得宿衛申公傳丞相嬰太尉蚡俱好儒術推轂臧為郎中令代人趙綰為御史大夫嬰蚡傳綰亦嘗受詩

申公綰臧請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申公傳 按魯申公本傳稱武帝初王臧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無上書及遷除月日惟本紀有秋七月徵魯申公之文此本書王臧事當是因徵申公事附見然竟冠秋七月於王臧上書之上殊誤）嬰蚡又欲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太皇竇太后太后好黄老言而嬰蚡綰臧等務隆推儒

術賍道家言是以太皇竇太后滋不說嬰蚡傳枚乘善辭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皐枚乘傳是歳徙中尉甯成為內史百官表時茂陵張湯給事內史為掾成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張湯傳外戚多毀成之短下獄兩字據表增入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酷吏傳考異曰賈誼傳云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

復入獄自甯成始以吏攷之正自不爾景帝時晁錯以御史大夫要斬東市大臣受刑葢自錯始周亞夫以列侯下廷尉大臣入獄葢自亞夫始孟堅謂始於甯成其誤甚矣今刪去不取時吏治尚循謹然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酷吏傳初帝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徙代相灌夫為淮陽太守是歲入為太僕本傳百官表先是梁內史韓安國坐法失官家居至是太尉田蚡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韓安國傳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獻所作内書二十一篇上
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
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時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
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漢書安本傳
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
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

因也安素善田蚡至是入朝蚡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尚誰立者考異曰史記淮南王傳載於建元二年漢書五行志云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劉向以為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如向所云則是元光元年事也按史記曰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而五行志亦曰太尉武安侯田蚡按百官表蚡以建元元年為太尉二年免至建元六年則蚡為丞相矣不應尚稱太尉當是五行志誤今從史記淮南王大喜厚遺田蚡金錢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史記淮南王安傳石慶嘗為太僕御出考異曰司

馬公以為百官表不載慶為太僕恐是攝職按百官表當時除拜脫落不書者極多不獨慶也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對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萬石君傳 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 百官表考異曰百官表許昌書於二年莊青翟書於四年而御史大夫虛位二歲及攷田蚡傳云二年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以此觀之趙綰之逐青翟之拜同在二年今從列傳 案紀傳丞相竇嬰御史大夫趙綰皆以忤太皇太后下獄免以許昌莊青翟代之此本書昌青翟之拜而此上不書嬰綰之罷疑有脫文 夏四月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時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强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及朝天子置酒中山王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

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音烏）邑（一合反）令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呴（許句反又許于反）漂（匹遙反）山聚蟁（古蚊字）成靁（古雷字）朋黨執虎十夫橈（女教反）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山豉反又力支反）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

蝱蝱音肓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音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讀曰壅閼烏曷反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音奚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邱畧反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

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加親親之恩焉中山王傳三月有星孛于注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夏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天文志上徵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嚴助最先進後又得吴人朱買臣趙人吾邱壽王蜀人司馬相如主父偃嚴安徐樂東方朔枚皐膠倉終軍嚴葱奇等考異曰通鑑載於嚴助救東甌之後今從助傳序於其前並在左右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皐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東方朔嚴助傳閩

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時天子年未二十以問田蚡考異曰史記東越傳漢書嚴助傳皆云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官耳蚡對曰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嚴助曰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上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東甌王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封為廣武侯嚴助閩粤傳史記大事記是歲以北地都尉韓安國為大農令百官表太僕灌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

誅夫從夫為燕相夫傳北平侯張類坐臨諸侯喪後至國除侯表上始為徼行考異曰東方朔傳以為建元三年今附年末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徼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

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顏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長信太后宮也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工釣反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讀曰供待會所時常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口角反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為大也冀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東方朔傳

四年冬十月地動天文志　江都王非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趕通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

嫣太后以此銜嫣始帝為膠東王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共臥起後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得嫣遂死佞幸傳是歲南粵王趙佗死南粵傳注佗以建元四年卒皇甫謐曰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以江都相鄭當時為右內史百官表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荀紀罷傳記博士趙岐孟子序

夏四月平原君薨本紀從田氏葬長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外戚傳上即位數嵗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焉當此之時網踈而民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平準書食貨志　考異曰此段見平準書而通鑑載於景帝後三年按平準書云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正謂武帝初年非景帝也自漢興之初至後七年才六十六年謂之七十餘年於義未安蓋武帝承文景涵養之餘又竇太后在上帝猶知有所畏未敢肆行民享安靜之福故當時富盛如此至建元四年漢興已七十載又二年而竇太后崩是後紛紛多事漢家至此遂一變矣太史公謂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蓋深有感焉今附於竇太后未崩之前一年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本紀　考異曰五行志作建元六年六月丁酉

按志既言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下又云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同是一歲不應六月在四月之先志之誤必矣漢書本紀作二月乙未荀紀作三月乙未以長歴考之三月壬戌朔無乙未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本紀 考異曰此語見漢書本紀而外戚傳乃云竇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與紀不同以史考之竇太后之立才四十五年今云五十一年固誤又曰後景帝六歲則為建元六年無疑若至元光六年則後景帝十有二年矣不應云六歲也按史記外戚世家作建元六年而班氏改為元光誤矣今從漢書本紀史記外戚世家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外戚傳

六月癸巳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竇太后喪事不辦免上以武安侯田蚡

為丞相百官表蚡既相紬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林田蚡傳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附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蚡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田蚡傳蚡徵茂陵尉張湯為丞相史薦補侍御史湯傳有星孛于

北方五行志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本紀三十日去五行志是謂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天文志荀紀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之多予金錢為中詗丑政反長安約結上左右淮南王傳閩粵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本紀南粵傳　考異曰史記大事記載閩越反

於正月今按漢書本紀通鑑載於秋八月後疑大事記誤今從本紀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嚴助傳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南粵傳遣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

地劗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案原本脫今聞有司以下至此文意不屬今節錄本傳增入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逺近埶異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内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案原本脫越人名為藩臣以下至此文勢不足今節錄本傳增入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今以兵入其地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

紡績織紝人禁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亦饟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内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民不聊生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

子以威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讀曰扆馮讀曰凴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嚮讀曰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逺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粤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粤王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

讀曰諷　指於南越嚴助傳　南粵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南粵傳　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直用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古災字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内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武卓反然甚懇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

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末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讀曰仰）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功侯反）踐之迹今者

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
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
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
明詔則㑹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
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讀曰
嚮
屯曾未㑹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輙遣使者罷屯毋後
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
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入侍病有瘳

顧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讀曰疲）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主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

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嚴助傳

是歲大農令韓安國為御史大夫百官表　考異曰田蚡傳云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田蚡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觀此則安國之拜蓋與田蚡同時也及考漢書本紀閩越之反安國以大農令將兵往擊不應已拜御史大夫尚以大農稱也荀紀通鑑皆載於擊閩越事後今從之安國為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讀曰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韓安國傳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引大體

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居庶反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為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汲黯傳太史令司馬談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考異曰此事不得其時按司馬遷傳談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談之仕始於建元而終於元封此論

必作於建元蓋是時竇太后已崩武帝相田蚡隆儒術而貶道家故其言如此今附於建元六年竇太后已崩之後

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

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徳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

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

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

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談嘗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司馬遷傳初王恢擊東粤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讀曰諷曉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音矩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

里出番（普安反）禺（音隅）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廼上書說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

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廼聽蒙約還報廼以為犍為郡地理志犍為郡武帝建元六年開

西南夷傳

欽定四庫全書

西漢年紀卷十一　　　　宋　王益之　撰

武帝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長樂衛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考異曰漢書本紀作中尉程不識按百官表張歐自建元元年為中尉凡九年至元光四年始遷御史大夫中間安得有不識為中尉事當是紀誤考李廣傳程不識為長樂衛尉非中尉也又灌夫傳云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亦可見也今從二傳　六月罷本紀先是廣為隴西大守左右言其名將也由是入為

未央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所領反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步戶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讀曰猝犯之無以禁而其士卒亦佚與逸同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

李廣傳

五月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

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廼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董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

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

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按仲舒本傳此下尚有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删去文義未足臣

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敎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

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

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

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

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

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

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

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一叚凡二百餘字此本删去文義未足

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

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

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禄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廼復冊之曰（按原本作冊董仲舒据制辭稱百餘人則非獨冊仲舒也今依本傳作冊之曰而刪去董仲舒三字）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

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
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
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
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
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
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
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

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

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
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
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
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
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
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
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

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敎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

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今陛下并有天下一段凡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未足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按仲舒本傳此下有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一段凡四百餘字此本刪去文義

未足

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

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

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

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

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

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

名顯德彰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舉之處故

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

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

按原本無先王之道以下至此當是脫落今補入

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

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復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禄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委積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朘月削寖以大窮按原本無安所繆盭以下至此當是脫落今補入富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髙其行而從其敎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

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考異曰仲舒對策傳不著年唯本紀載於元光元年下又云公孫宏出馬按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元狩二年宏年八十終丞相位自元狩逆數至武帝即位之初葢二十年則宏之初舉賢良其在建元元年明矣至於復徵又元光五年也本紀云公孫宏出馬殊誤今不取司馬公通鑑併董仲舒疑以為不當列於此年謂舉孝廉在十一月對策在五月如此豈得謂自

仲舒發之遂移於建元元年今以仲舒策考之移於元年與當時事勢殊不合仲舒曰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漢興至建元之元方六十七年不應以為七十餘歲也至元光之元乃七十三年故可云爾又曰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武帝建元之初亦無通夜郎之事考地理志建元六年開犍為郡即夜郎地夜郎以建元六年通故次年對策及此也然則漢書紀載於元光元年得之矣故荀紀從焉或曰審如此舉孝廉何為在十一月對策何為在五月以愚度之或史氏誤載固未可知或傳流之遠顛倒失次亦未可知或未變太初歷前之月日史氏偶失未改遂用已改之例倒之亦未可知蓋漢初以夏十月為正月十一月為二月終於九月為十二月及武帝改太初歷用夏正史氏紀蓋恐其與改月日溷併追改以前月耳舉孝廉之十一月意者當時之八月也對策之五月意者當時之二月也史氏既失於追改遂用前例以十一

月列於前耳不然武帝故事何以先載仲舒對策而始以舉孝廉繼之耶或又曰仲舒傳載對策畢為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又云遼東高廟災仲舒推説其意主父偃竊奏之仲舒由是得罪二災在建元六年使對策在元光元年不應先於建元六年以論災異抵罪也以史考之仲舒所論非當年事也蓋追記耳故仲舒傳云先是遼東高廟災而荀紀亦載遼東高廟災其後董仲舒云云觀此二言則知非建元六年致論明矣史記儒林傳云仲舒自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然則仲舒私家著記因追述二災未可知也今仲舒對策從漢書本紀荀氏漢紀載於此年又依武帝故事以舉孝廉事附焉至於相江都論三仁著災異記以次列焉

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通鑑以仲舒為江都相仲舒相易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

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虖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讀曰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茍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

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仲舒傳居舍著災異之記先是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仲舒推說其意以為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

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内者天災内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上召視諸生示其書有譏刺漢書五行志史記儒林傳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傳六月客星見于房天文志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荀紀是歲天

星盡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荀紀漢書天文志

二年冬十月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上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臯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封禪書郊祀志春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

上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今以陛下之威海内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音晚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後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

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

復扶目反　槥音衛　讀曰豫

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居力反之兵也至如猋必遥反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讀與穆同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讀曰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

燧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

讀曰支

戈季反

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之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韓安國傳考異曰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

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本紀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直用反陰使聶壹為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得尉史知漢謀去漢兵追至塞度徒各反弗及王恢等皆罷兵匈奴

絶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韓安國匈奴傳

太史公曰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馬彭吳賈滅朝鮮畧蒧州三字本嚴安傳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絶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財賂

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平準書

上嘗輦至郎署一老郎鬢眉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顔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為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用之韓安國諫曰無才能者託於

不遇陛下如擢用之臣恐名實亂也上弗聽乃用為會稽都尉武帝故事　考異曰此事見武帝故事不知其時元書於馬邑事後今附是歲之末

三年祁侯繒宅坐大射擅罷去免功臣表　案祁侯繒宅免史記漢書功臣表皆作二年此作三年未知何據